

散·文·集

留住鄉愁

巩勇 著

摩建超



作者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他以新闻人的敏锐，惯用文学的笔触，加上学者的缜密思考，饱含深情地书写了故土的乡风民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留住乡愁

巩 勇 / 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住乡愁 / 巩勇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80223-963-0

I. ①留… II. ①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7838 号

责任编辑: 袁国平 李彦芝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51号100034)

电话: (010) 66112758 66116828

<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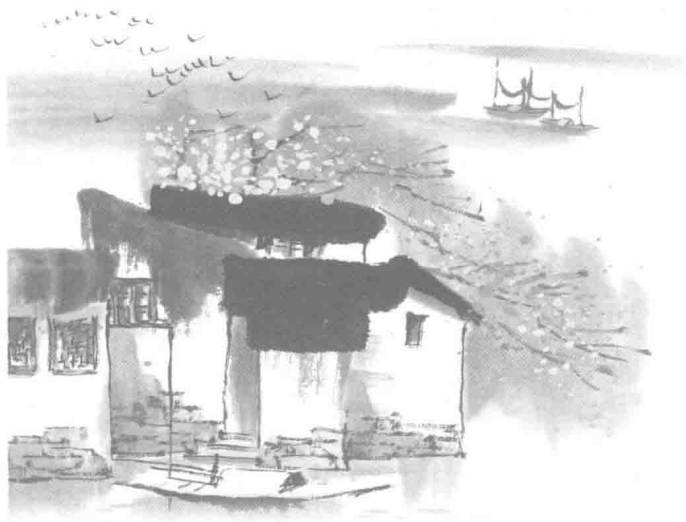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2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89千字

ISBN 978-7-80223-963-0 定价: 28.00元



序一 也是乡愁

楚水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闻一多《七子之歌 澳门》

新闻学博士、闻一多先生湖北浠水的乡邻、我会常务理事巩勇的《留住乡愁》就要出版了，他很含蓄地和我讲，想让我写上那么几句话。这对我来讲简直就是三伏天，一口气喝下几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格瓦斯或北冰洋汽水，别提有多么清爽，有多么惬意了！因为承蒙巩



勇兄厚爱，对我的过多抬爱近乎于折杀，让我有点飘飘然，而不知何为天高，何为地厚，最后，也只剩下一肚子浓浓的乡愁。古人云：与德为邻。与巩勇兄相识，如同阅读这本《留住乡愁》，就像歌德先生所说那样：“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话”，让你的心灵也洞然如一泓清泉，静水深流，清彻而宁静。

像闻一多先生戴着镣铐跳舞的诗句一样，巩勇的散文有一透彻却束约的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像《门前的花椒树》里自幼失聪的哥哥语不成句地短信：花椒树死。然后，由种树的父亲的年龄算出花椒树的年龄，进而又延展开来，想到了爷爷和这个家族的历史，最后终成一篇哀婉凄美的美文。特别是最后作者说，自己不敢写下怀念父亲的文字，然而却说：“老家的花椒树没了之时，父亲是否正在另一个世界种下了它？祈愿来年，它结下麻麻的花椒籽儿，给父亲和祖先们带去新的味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这几年来读到的最彻骨、最真切、最情真的文字。总之，读到这里，我已经热泪盈眶……

然而，扪心自问，乡愁究其是什么？从闻一多先生《七子之歌》“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那乡愁的无奈，再到于右任老先生“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那无奈的乡愁。乡愁，这个沉重的词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承载太多太多不同的期待与重量。

戴着镣铐跳舞的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的乡愁，就“哀民生之多艰”、“家祭勿忘告乃翁”的国仇家恨，是大大的国愁；“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老先生的乡愁，则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离愁别恨。一湾浅浅的海峡隔断骨肉同胞，血浓于水，回归祖国却是一种漫无涯际的期盼与等待，



这更是另一种放大了大大的国愁家愁。因此，乡愁，绝对不是像诗人余光中老先生写的那么浪漫，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或是一张窄窄的船票，因为这承载不了太多太多生命之中不可承载之重，和天涯游子的心灵栖宿。因为是中国梦的源头。那么，该怎么承载与担当今天这浓浓的、时时涌上心头的乡愁呢？习近平总书记说要知道自己的来路，不忘初心，才能留住这种乡愁情结，也是我们伟大复兴的民族出路，我想这也是天涯游子乡愁的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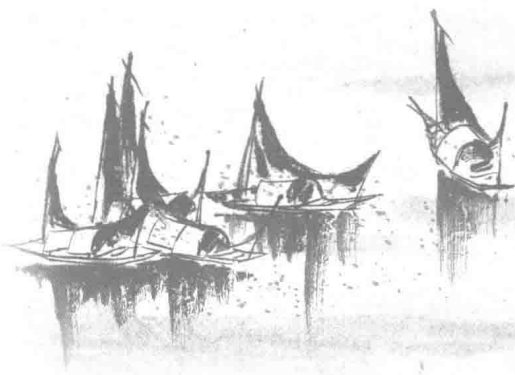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真姓？我已经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朋友，只要你打开巩勇先生的《留住乡愁》，你就会很自然地哼起了闻一多先生这首澳门回归祖国时，改编为歌曲的《七子之歌 澳门》，因为，书里流淌的全是这种弦律，让人仿佛看见巩勇最朴素的、最简单的心跳，都连接着故乡的土地，一波一动都在故乡的梦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最后，祝贺祝福巩勇——这位闻公一多的乡邻，这眼含泪水回望家乡的热血男儿，一定会百尺竿头，更上层楼。还会有更多更多像《留住乡愁》这样滋养人心灵的文字，留住善良和梦想，滋润我们的心灵！期待着，期待着巩勇兄！

（楚水，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神州》杂志社编委会主任。）



序二 记住乡愁和民族责任

韩永强

乡愁是什么？在以《乡愁》而动容天下的余光中先生那里，乡愁是那一弯浅浅的海峡，还有那一张窄窄的船票；在傲骨铮铮的浠水先贤闻一多先生那里，乡愁是乡亲们端午节时对屈原的呼唤，还有那“半个湖面倒映着的故乡蓝蓝的天空”。而在当代新闻、文化双栖的学者巩勇那里，乡愁是故乡门前的花椒树，是浠水包面、锅巴粥和小麦酱等故乡的味道，更是对故乡浠水亲人的思念，对故乡先贤的缅怀和敬仰……

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乡愁都根植在民族的血



脉里，乡愁都铭刻在游子的心窝里。

品读巩勇的《留住乡愁》，我们都会心底荡漾出自己的乡愁，都会在乡愁的悲欢离合中，或者遥望大海那深深的蔚蓝，怀想海的那边是故乡；或者仰望天空，脱口而出“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思念床前的月光，母亲的模样；或者闭上眼睛以乡愁为入口通过时空隧道，温习故乡的明月清风，走进历史的回放……

在《留住乡愁》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当代文化、新闻学者成功的原动力就是对故乡的思念。

没有乡愁就没有梦想，没有乡愁我们就不会仰望星空，就不会激发出创造的豪情，就不会勃发图强的力量。每个人都有了梦想，每个人都有了激情，中国梦就会真实而具体。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就会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我们对民族的责任，记住我们前进的方向！

（韩永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家，高级编辑。）



序三 我为小白杨礼赞

甘茂华

亲眼看着一棵小树苗，长成一棵小白杨，真是让人欣慰和快乐的事情。很多年前，巩勇在湖北宜昌上班的时候，还是个青涩的文学青年，常拿着习作找我提意见。转眼之间，巩勇历经磨炼，从宜昌走进北京，但仍然不忘初心，终于成长为一个新闻与文化的双栖学者。沐浴着阳光雨露，这棵树扎根大地，还会继续长高长大，长得枝繁叶茂，长出一个春天。

巩勇的散文集《留住乡愁》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见证了他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跟随他一次次回到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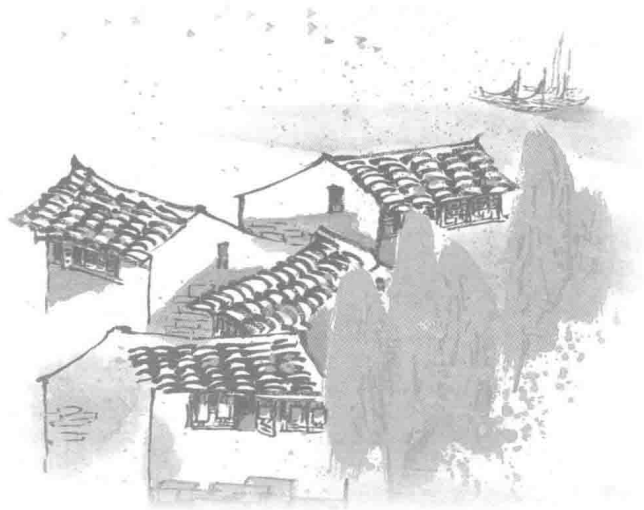
乡，高高的鲁湖桥，镇上的闻一多中学，巴河古渡，鄂东粮仓等等。那是回望的乡愁，更是一代人的梦。

巩勇注重的不是田园牧歌式的风景，而是故乡的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写一对夫妻老师，实际上写他们是乡村燃灯者。他写故乡寂静的田野，关心的是联系着国计民生的环境保护事业。那些飘逝的烟火，透心的菜香，清亮的阳光，以及斗转星移的乡村岁月，所有的日子都浸泡在乡土文化的传承之中。

巩勇的散文质朴而有灵性，厚道而有慧心，其语言简而素，寥寥数笔就描出了画面，其生活积淀厚而细，一段叙事便令人咀嚼和回味。

正像来自他故乡的诗人闻一多所说的：“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因此，我为小白杨礼赞，祝愿巩勇的文学之树长青不老，连天光，接地气，永远充满爱的诗意。

（甘茂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散文家，词作家。）



目 录

序一 也是乡愁（楚水）

序二 记住乡愁和民族责任（韩永强）

序三 我为小白杨礼赞（甘茂华）

01	门前的花椒树.....	1
02	巴河古渡口.....	6
03	金戈铁马浣水男.....	11
04	风雨老屋四十春.....	18
05	掇进掇出一碗酱.....	24
06	梦回故乡小山村.....	29
07	耕读传家好乡风.....	34
08	明朝那些浣水人.....	42



09	故乡的端午节	50
10	考出故乡向远方	62
11	羽扇纶巾泔水笔	69
12	夏日赏荷	75
13	一对进城的老夫妇	77
14	午夜赏兰	79
15	麻雀家族	81
16	做更好的自己	83
17	回忆搞“双抢”	85
18	落日熔金	88
19	漫话“打亲家”	90
20	好吃不过包面	93
21	又爱又恨是红苕	98
22	几嫌锅巴粥吃	102
23	故园高粱红似火	105
24	插旗山下“打”电视	110
25	生长文字的土地	114
26	坡上三棵树	117
27	闲话捡柴和扎把子	120
28	和平老街	124
29	无鱼不欢话楚菜	128
30	中秋月儿圆	136
31	贫贱的乡村夫妻	141
32	闲话乡村爱情	145
33	乡村郎中“先生爹”	149



34	一身是宝说丝瓜	152
35	那些写诗的日子	158
36	安居京城不是梦	163
37	乡村燃灯者	167
38	有凤来仪	171
39	父亲留下的账本	175
40	故乡糯谷美食多	178
41	那些年吃过的糖	185
42	丰年留客足鸡豚	192
43	瓢大爷纪事	198
44	乡村种烟往事	203
45	一杯清茶忆父亲	207
46	絮语我的细爷	212
47	母亲是一条河	216
48	故乡的霉豆渣	221
49	南行归来散记	224
50	那些落雪的日子	227
51	猪都丢哪儿去了	233
52	地铁上的码字人	238
附录：闯进新闻殿堂的追梦人		242
后记：我有迷魂招不得		248

01 门前的花椒树

几周之前，哥哥发来一条短信：“花椒树死。”他因百日咳误诊，注射过量的链霉素导致自幼失聪，从未上过一天学，只能发这种类似电文般简单的信息。

我每周都要和母亲拨通电话，至少一次，多则两三次。妻说我闲话太多，哪有那么多的话？我说，农村空荡荡的，连个“搭嘴儿”（说话）的人都难找。反正家长里短，诸如猪肉又涨价了，县楚剧团送戏下乡来了，安徽霍山县巩姓家门派人来寻根问祖了……

于是，我专门致电母亲——

“花椒树死了吗？”

“死了。上头刺太多，连做柴烧也怕……”

“外头花椒木可以做成手杖卖，去掉刺儿就好了。”

“不行，树中间虫蛀空了。朽了，冇得用了……”

放下电话，我沉默良久。想一想，父亲种下的这棵花椒树，在我老家门前生活了多年，也该老了。父亲一走，也满十一年了，花椒树龄应在十五年左右。

鄂东浠水，原来就没有花椒树种，本地人没有吃花椒的饮食习惯。我第一次吃到花椒的印象，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到湖北三峡工作。嚼在唇齿间，还记得又苦又麻和一股清凉的感觉，我差点没吐掉。正如我第一次吃苦瓜炒肉，差点想责怪单位食堂的厨师，瓜都坏了，还卖钱？这是基于儿时吃甜甜的葫芦、瓠



子等瓜果的经验判断。

三峡地区是川鄂两省接壤处，饮食习惯趋同，普遍口味是又麻又辣。我生于乡间，如遍地蒿草，适应力极强，很快就爱上了这口“麻”味儿。

那时我生活的军工单位基地，房前屋后生长了不少花椒树。记得儿子三岁那年，我们回老家过春节，岳父母特意装上两株带泥土的花椒幼苗，说常吃花椒好，可以明目驱虫。

父亲一生酷爱读书看报、种树种竹。家中常年有《人民日报》《湖北日报》《人民画报》，他引导孩子们奇文共赏。而庭前院后，遍地都是他亲手植下的桂花树、香樟树、桃树、橘树、毛竹等等，郁郁葱葱，掩映着黛瓦红泥房……

记得那是2000年腊月，邻近过年。历经艰辛，我带着大包小裹，妻抱着儿子，摸黑回到小山村。一家人正在灯下盼着，父亲见到孙子，抑制不住高兴，说话的嗓门也高，笑声也多。这个人丁不旺的一家之主，自有其隐痛。

我家几代单传。爷爷是独子，一姐一妹。他是自小被娇惯的老辈乡村读书人，也软软弱弱了一辈子。早逝的曾祖父留下一些田产，却在爷爷手上如出纸牌一张张散失，最后竟会偷偷捡别人扔掉的烟头抽两口，一副可怜兮兮的狼狈相……

听父亲说，他的三个哥哥姐姐都快成人了。而生在贫寒之家缺医少药，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鲜活的几条生命如花草般先后萎谢了。父亲是老幺，老家叫“细落儿”，于是格外金贵。奶奶一辈子信佛，常年病怏怏的，晚年还短暂精神失常过，父亲为此送她上医院治过病。和一个怯懦的老先生过活，小脚女人巩张氏的命运够苦的了。还是幸得菩萨保佑，父亲顽强地活了下来，最终享年59岁，



才有了这一家族的传承……

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族的命运，和国运紧密相连。爷爷不善经营生计，一辈子穷得“鼻脓嘴歪”，苟且求生。还差一点被恶人小队长定为“破落地主”成分。父亲忍无可忍，为此和当队长的大房堂兄叫了板，众人劝阻，才算平息。

爷爷的命运颇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先生。我记得他是腊月三十走的，无疾而终。他床铺上的垫草，在村口干涸的鱼塘中央烧了，一缕轻烟，留下一大堆黑黑的草灰。三天过年，不发丧。父亲和我守着无声无息的爷爷，睡了三个晚上。正赶上殡葬改革年代，大年初四，小队的手扶拖拉机冒着烧柴油的黑烟开来了。一大早拉到县火化场，下午拉回了一个大陶罐，在祖坟山埋下，最后变成了家谱上几行模式化的字符。

爷爷留下的一大网兜的《幼学琼林》等私塾教材，还有他毛笔小楷的抄经，是我家文脉流传的证物。父亲因贫辍学，初中肄业。回乡当过拖拉机手、民办教师，最后以“文化人”先后当了大队干部——出纳、会计。

三十多年来，大队机构一会儿合并，一会儿拆分，干部调整了好多回，父亲都幸运地留下了。他很低调，低得和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般高。人们说他不像个干部，从没穿过呢子大衣，没有钉铁掌的皮鞋，没有镶过大金牙，也从没在大会上讲过话，作过指示。他主要干财务、储蓄工作，还干类似大队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工作，默默为甩手的领导们“揩屁股”……

其实，熟悉的人都知道，父亲口才很好，书法也好。兴之所致，吟风弄月的几句打油诗也蛮有味儿。乡亲们说他，有一肚子的故事，几得人爱，不像那些个搞七搞八的“官油子”。



在计划经济时代，但凡城乡各级公家单位，每年订阅党报党刊是一大笔固定开支。要是不订报刊，乡村邮递员连往来的信件都不大乐意来按时收发。我记得那骑着邮电绿色自行车的年轻人，大约每周来一次。一大包报刊，“呼啦啦”摺在办公桌上。那时一份《参考消息》众人抢先看，其他的报纸少有人问津。而过期的报纸，一是受宠为过春节包扎红糖作为礼品送，二是沦为厕所用纸。

父亲的眼光很远，总是下班后精挑细选几页党报党刊，用红笔圈几篇文章带回来，让我完成他即兴的“阅读理解题”，答不上还要受到批评。记得湖北鄂州和我同龄的刘倩倩同学，9岁时因一首《你别问这是为什么》的诗歌，荣获了一项国际大奖。父亲念着念着那则新闻和小诗，羡慕得“馋儿滴”（口水要滴下来），我听着听着，头低到了胸口……

父亲像岩缝中的小草，不贪占阳光雨露，却竭尽全力用他的根系来输送营养，助推我成长。“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父亲是我的人生导师，他生前我获得了新闻学硕士，他走后我获得了新闻学博士。我是他倾心种下的一棵小树苗，等我枝繁叶茂之时，他却大步追赶爷爷奶奶，化作了一个冷冰冰的土堆，堆积成我心头化不开的痛楚……

父亲用知识浇灌我的头脑，用泥土养护门前的一片树木，这是一个卑微的农民的大智慧。

再说从三峡带回的花椒树苗，作为亲家的礼物，父亲第二天就精心种下。他还兴高采烈地说，日本首相赠送中国的树种，周总理要求种好，回访时还专门给首相拍照片。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各种层次的情谊都要用心呵护。父亲因为懂得，所以极有人缘儿。